

37.11

23

昌吉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政协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85

2

NH197B6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委
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7月·昌吉

责任编辑 余骏陞
封面设计 刘柏林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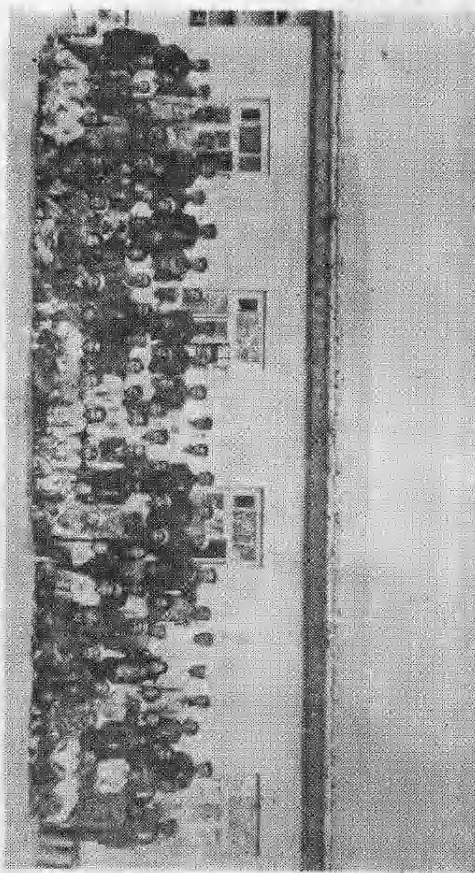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昌吉州印刷厂印刷
(内部发行)

开本32开 字数104千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工本费: 0.60元

2/t/197/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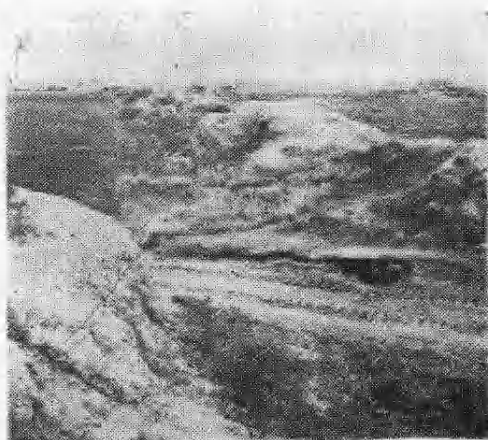
盟吉回旗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紀念攝影



(備供英俊因)

影合念紀立政府政民人州(區)治自族回吉昌

昌古唐朝城遗址



北庭古庙一角



(歪明摄影)

目

录

文史资料

回忆在新疆学院读书的日子里·····	唐生华	1
杨增新上台前后·····	马伯声口述 黄万贤整理	13
为《难忘的延安之行》补笔·····	陈海山口述 陈芝兰整理	27
马仲英率兵过木垒·····	赵宗汴胡尔班口述 韩森林整理	31
马仲英围攻奇台城·····	章升保	35
马仲英部队的军歌·····	汪忍平	40
云南马福兴家族的兴衰·····	杨万鹏	42
呼图壁县长徐文彬被判处死刑始末记(续完)·····		
·····	许太河	50
昌吉县民众公园·····	王玉春	75

人物

民团首领徐学功·····	戴良佐	76
--------------	-----	----

附：对《徐学功与马桥子城史话》一文的若 干补正.....	89
花炮工匠王天保.....	郭建新 93

地方沿革、名胜古迹

赵冠民在呼图壁.....	安维霆 97
玛纳斯的历史沿革.....	阎锡珪 102
名驰西陲的水溪沟大钟.....	王秉诚 112
昌吉市六工拱拜.....	地名办 115

史话·资料

迪化专区(含昌吉地区)第一任地委书记、县委 书记、专员和县长.....	李惠兴 116
解放前呼图壁的医药事业.....	温湘璠 张志远 119
新的崛起——奇台商业史话之二.....	周海山 122
勘误表.....	编辑部 126

图片资料

昌吉回族自治区(州)人民政府成立纪念合影.....	闵俊英供稿(封二)
昌吉唐朝城遗址	
北庭古庙一角.....	巫明摄影(封三)

回忆在新疆学院读书的日子里

唐生华

新疆学院是在一九三五年，由原新疆俄文政法学校更名后建立的。

在这以前，新疆没有一所高等学校，俄文政法学校是杨增新主政新疆，为了对付苏俄而设立的。一九三三年盛世才攫取新疆政权初期，马仲英、马虎山等入疆引起了社会动乱，他无暇顾及全疆教育事业。后来盛世才伪装进步，对苏联表示亲善，并电请中央派人来新疆工作，又经苏联红军的帮助，盛世才控制了新疆，全疆的政治情况逐渐好转。由中共派来的大批党员协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包括反帝、亲苏……。这时，关内一些知名学者如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被邀请来新疆主持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盛世才这时标榜进步，对教育事业也注重起来，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的新疆教育事业得到一定发展。这时，新疆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新疆学院就应运而生了。

我从新疆学院成立入学，到一九三九年毕业，在校学习四年之久，先后同共产党人王寿成、林基路，知名学者杜重远、茅盾等人有过接触和交往，对他们的事迹和为人略知一、二。现将我所晓得的情况记叙如下：

一、王寿成与新疆学院的改建

新疆学院的改建，也就是新疆教育事业改造的开始。当时全省只有一所中学，一所专门学校，在这些学校读书的人，绝大多数是达官显贵和富豪缙绅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就学的目的，无非是继承其父母的衣钵，登入仕门，追求荣华富贵。而且这些公子哥儿在校读书，车马奴仆相伴，佳肴丽服伺候，热则张伞，寒则燃

炉，他们养尊处优，来去随便。更有甚者，有些不安分的家伙，拉帮结派，依权挟势，寻衅斗殴，凌辱群小，烟酒赌博，寻花问柳，看黄色下流书籍，戏嬉猥亵，无所不为。至于所谓“劣等”子弟，有的亦侧身附会，吹嘘奉承，摇尾乞怜，同流合污，更是司空见惯。这些学校名为学堂，实乃藏垢纳污之所。当时所谓教育者对此情况，只能侧目而视，放任以处，无敢拂逆。这种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在历届毕业的学生中，当然也不乏优秀人才，那只是凤毛麟角。却也有不少不学无术，孤陋寡闻之士，鱼目混珠，有其名、无其实。当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班学生毕业，请了个摄影师摄影留念。当拍照时，摄影师说：“注意，向这里看！”一位主任先生说：“吾曹啊，你把你的锅盖揭！”惹得哄堂大笑。对于这样一个腐败、落后的烂摊子，要想把它改造好，建成一座象样的高等学校，要经过一番努力奋斗是不可能的。

开始经营新疆学院摊子的是何语竹，他是东北人，是新疆十大博士之一，曾留学日本。他当了新疆学院院长兼中学校长之后，除每周上一、二节课外，大都忙于频繁的社会工作，而不能集中精力，处理学校的各种问题。要说他对学校有所改革，也只是对教职人员进行了一下调整，变换了一下课程。他在新疆学院任职不长，即调往外区当教育局长去了。

新疆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是王寿成（原名俞秀松，由联共中央派往新疆工作）。王寿成院长在校任职一年多，他没给学生上过一堂课，讲过一次话。他对学校的事，直接过问很少，也没有在学校办公的时间。因为他是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督署政训处处长。当时正处抗日战争高潮时期，又是全省政治、军事、教育等项事业百端待新之际。他主要忙于这些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除了反帝会，就是政训处，没有时间到学校来。我们学生会或学生当中有事，还得到督署政训处或反帝会去找他，因而师生之间了解很少。说来，我和他因工作关系接触最多，但多不在学

校里。

当时，我是新疆学生联合会委员长，是学校反帝分会宣传干事，是系代表，因而常有事找他。那时新疆学联事多，如学校间的联合活动、讲演报告会、歌咏会、越野赛跑等都需要请示他。特别由于抗战的需要，和支援八路军抗战，学校要举行的各种活动，都由我出面找他批准，并请他给予指导和帮助。

记得，为支援抗日前线，全疆都为八路军将士募捐寒衣和各种物资。那时新疆学院的学生也组织了募捐委员会，仍由我为委员长，康铁铮为秘书长（也是学生）。我们走出校门挨门挨户地进行宣传和募捐，这些工作都需要向他请示汇报。我们每次去找他，都见他忙于工作，可他总是和蔼可亲地对我们说：“你们工作不错嘛，还需要更多地发挥你们的天才！”他要求我们多读点书，还说：“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指示嘛！”因为他没在学校里讲过课，凡是他的言论和著作，我们也视为珍宝，爱惜之至，用心阅读。我见到他的言论和著作有：他在中级反帝训练班讲的《论新政府民族政策》（这个讲稿曾印为单行本，在迪化市发行过）和为纪念被马虎山杀害的窝甫尔大毛拉写的悼词（在《新疆日报》登载），还有一篇为新疆学院成立一周年特刊写的发刊词（这是个油印本，发行量不大）。我记得王寿成院长在这篇发刊词里指出，新疆学院成立一年来，虽然收获不小，但从哪一方面看，都未能使之名符其实。为了把这所学校变成新疆的最高学府，他提出要在师资方面，教材方面，各种试验设备方面，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他强调学院特别要组织社会、哲学、经济、政治、文史、理化等专门研究小组，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最后说，一个学院不搞好研究是不行的。他还说，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还不如外国人知道得详细的状况，必须改变。他的有关著作和言论我曾一一保存，直到后来形势变化，国民党反动派检查我的书籍时，才被迫焚毁。

一九三七年末，有一天早晨，我去反帝会见王院长（因为他住

在反帝会，原省一中刘公祠后院。一进门就到反帝总会)，秘书处的赵继文告诉我：“王已被盛世才逮捕”。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惊讶不已。我问：“什么事？”赵说：“我也不清楚。”过了几天，学联开会我问盛世同（学联委员、王妻）王院长被捕的原因，她说：“有人说他是托派”。在那周星期六，盛世才给我们上哲学课时，他也说王寿成是“托派”。王寿成院长的被捕，在我的心里始终是一个不解的疙瘩。

当时我对军阀盛世才的反革命面目，是无所认识的。只可惜象王寿成那样博学卓识的人，怎会成为“托派”？令人难解！后来我也入狱了，盛世才的反动面目也暴露了；听说王寿成被送到苏联去了。这真是个谜。直到一九八三年六月间，《中国青年报》报导了王寿成的生平，才晓得王寿成1920年是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他死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他的所谓“托派”问题完全是康生一伙的诬陷。

至今，虽是冤案大白；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笑容，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多么令人惋惜啊！

从上面记叙看，好象王寿成对新疆学院的改建是无所贡献。实际上，王寿成院长当时主要忙于外面的社会工作，但在他的指导和干予下，新疆学院的注册、各系主任和教师们，则是精心工作，尽职尽责的。因此，对提高学院的教学质量，改变校风，都有很大作用。尤其是他倡导的研究之风，对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有利于各种人才的成长。

二、林基路教务长与新疆学院校风的转变

在王院长被捕后，教务、注册、各系主任相继被捕了。学校从此失去了生机，变得死一般的沉寂。虽未停课，也只是吊儿朗当地上着。只有总务主任昌亮一人，维持着学生们的食宿生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省府才宣布了教育厅长孟一鸣兼学院院长，林基路任教务长。

学院以前没有设过教务长，教务工作是由教务、注册、各系主任主持进行的。自设教务长后，撤销了教务、注册等编制。学校教育工作又恢复了常态。

孟兼院长到职后，除每周到校讲二小时“中国革命运动史”外，不问它事，学校的一切日常事务，全由林教务长负责处理。

林教务长，当时据他自己说，只有二十七岁，可他操劳过度，顶发全脱，象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我的记忆里，他对人态度和蔼，精力充沛，办事精明能干。自他到新疆学院后，学校的风气从根本上开始变化。

林基路一来到学校，就给各系讲授政治课。他这人很聪明，讲课语言清楚，条理明晰，记忆超人。他在讲课时，对马、恩、列、斯、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重要原则，长篇大段地背诵如流。他对于现实社会问题，也敢于大胆进行评论。他逐步发现只凭上政治课，讲这些马列主义的原则，不解决具体问题，是改变不了学院状况的。因此他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针对学院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八个字的校训，这八个字是：“团结、紧张、质朴、活泼”。

接着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他又创作了校歌。校歌中有这样的句子：

“巍峨天山，环绕着戈壁天边，
在这大自然之间，陶冶新社会的青年；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努力莫迟延。

……

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以后，他又向全院师生教职工，讲述了《论新工作作风》。他针对学院的不正之风，提出少用钱，多办事，不用钱也办事，勤俭办一切事和做好工作的原则性、计划性、灵活性，以及发挥主观能动精神等问题，积极动员全院改变作风。

在他的领导下各种改革措施得以贯彻，多年来一直处于半瘫

疾状态的学校活跃起来了。他提倡艰苦奋斗的新风，不用钱也能办事的原则，全校职工学生都发动起来。大家动手清除学院里的废物垃圾，整理教室，清洁厕所和体育场。最有意义的是把一些多年不用的破旧房屋，改建成宽阔明亮的俱乐部，为了扩大宣传，把校训、校歌用广告色刷写在俱乐部和走道的墙上。根据青年人喜爱文娱、体育活动的特长，学院和各系组织了歌咏队，歌唱抗战歌曲。还组织戏剧组，排演了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反映时代精神的话剧。学院和各系经常进行歌咏比赛，开文娱晚会。林基路还倡导在先进学生中间建立活动分子组织。这个组织是为了加强学生学习，健全组织生活，巩固团结的，由各系代表，小组长组成。主要的活动：

- 一、组织讨论各种时事、政治、学术报告；
- 二、检查监督生活纪律；
- 三、总结期终工作。

由于在学院实行了这一思想教育制度，同学们中间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都得以及时纠正。每学期终了，再由每个小组给成员做出学期总结，由教务长审核签署意见，发给同学，敦促改正缺点，鼓励前进。由于教务长提出的校训，校歌和新工作作风，在学院得贯彻，这时学生中的少爷派头，阔绰习气，可以说少了。学校的风气确实变了。事实上连少爷都绝迹了，这就是自一九三七年以来，盛世才多次以什么“阴谋暴动”的罪名，将杨、金时的官僚政客几乎涤荡殆尽。他们的子女，无论学习的，还是工作的，都以“叛逆眷属”的名义逐到伊犁、塔城、阿山去了。富豪人家子弟在校读书的不多了，学风就更为纯正了。这样，同学们从热心逛大街、扯闲谈等转入关心集体、生活热情，团结，活泼、唱革命歌曲、关心抗日时局，关心国家危亡、民族前途。不久，学校的生活沸腾了，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充满了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当时，新疆学院校风的改变，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全市不少学校师生都来学校参观学习。林基路的《论新工作作风》在《新疆日

报》上发表后，许多学校负责人，请他作报告，讲解以新精神，办好学校的问题。接着市里有些学校，也向学院看齐，组织学校与学校间的歌咏、戏剧联欢会。这种新风气改变了过去关门孤立办学的习惯，在全市各校学生间逐渐形成相互团结、共同学习、并肩前进的新风尚。就在这时，也出现了反对他的人。有一天我去师范学校检查学联工作。师范学校的委员马良英和我谈完工作后，他悄声对我说：“林教务长的《论新工作作风》，我们这里有人不同意。”说着，他从铺下抽出一本油印小册子，放在我面前。我打开一看，题目是《新工作作风》，署名褚奉明。我看完这篇文章后，将油印本仍还给他。马还对我说：“这是我们校长禁止给外人看的东西，请你保密！”

这篇文章相当长，不但指责林基路倡导的新工作作风华而不实，是故弄虚玄，而且还攻击林组织活动分子有“意外”作风之说，我当时在心里想，这篇文章不仅是褚奉明的守旧观点，不光明态度的表露，真可以说是汉奸理论。后来，女子学校开晚会，邀请林基路，也通知我去参加。林去女中是指导戏剧组演出，我去是了解学联工作。在路上，我把褚奉明在小册子上的言论观点，还有我的看法都说给他。他听了我的话后，一声没吭，心情很沉重。我们再没有说别的，俩人一直沉默地到了女校。

当晚，女校演的话剧是《樱花晚宴》，演的相当成功。剧演完了，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林教务长作指导。当时林基路的讲话不太长，对女校的校风，对这个戏剧的演出给予赞扬和肯定。我听了他的讲话，就想他的洞察力、表达力和语言的逻辑之强，真是才华横溢，使我佩服之极！他说：“我祝贺你们演出成功！我也庆幸由于你们成功的演出，将向群众又一次说明，在我们抗日阵营内外，还存在着阴暗面和不利因素。”

“我国自‘八一三’全面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无不支持和拥护，他们甘冒矢石，不惜牺牲，为救亡生存而前赴后继。但也有那么一些人，直接说吧，汉奸、走狗、卖国贼，他们是不喜欢人

民抗日的，他们为‘蒋记’和‘汪记’的国，他们摇尾乞怜，屈膝投降，做日寇的走狗，用各种手段来荼毒和残害人民。

“这些隐藏在破墙缝里的蝙蝠——两面派，他们是见不得光明的，是最危险的一群。这种人不但在开樱花的地方有，桃李缤纷的地方也有，前方有，后方也有。剧中的陈君璧（汪精卫的老婆）不就是搞这一套把戏吗？我们应该用探照灯照穿他们，消灭他们！”

“要警惕，要谨防扒手。”

会散了，他和我一同回到新疆学院。在路口，他还一直赞美女中的剧演得好。

总之，林教务长在学校时间有限，但他亲手培养的学校的优良作风却传下来。

一九三八年秋，盛世才召开第三次新疆代表大会。林基路负责大会宣传工作，因未征得军阀盛世才的同意，在大会宣传册前加印了毛泽东同志的象片，此事被盛世才指责为“左”倾，并记大过一次。不久，林基路就离开了学院，即调往阿克苏教育局任局长，后又转任库车县县长。

一九三九年秋，我从新疆学院毕业，被当局派往喀什工作。我赴任路过库车时，我和同学肖如英去看望林教务长。他见我们，如见亲人一般，留我们吃饭。他亲自打了鸽子，宰了鸭子，做菜招待我们。席间，他还对我们说了很宝贵的勉励话。我们师生直谈到深夜，他叫人引灯，亲自送我们到车站，告诉司机，一路上要多关照我们。没料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一九四一年春，我从喀什回迪化，听说他的家眷已来新疆，我想去看他们。由于我坐的专车，要限期返回。汽车到库车，已是深更半夜，天未亮又要登程赶路。所以没有来得及去见他。后来听说，他第二年就被盛世才逮捕了，此时我也在狱中，未能再见到他。以后他被盛世才残害了，听到噩耗，我难过的哭了！

三、我在学院的最后一年

一九三八年末，杜重远接任新疆学院院长，郭慎先为教务长。

杜重远是全国知名人物，他是军阀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工作的，是盛世才的上宾。因为他在关内创办过《新汗》选瓷公司，懂得经济，是个实业家。他一到新疆后，盛世才除请他作省、督府的高等顾问外，还让他当新疆建设厅长。他却选任了新疆学院院长的职务。照他自己的说法：抗战建国，要先做好精神准备和培养人才的工作。他为培养人才，才做了教育工作。

因此，杜重远一到学校，即以提倡和实行艰苦作风开始。他到校和回家，从不乘车。有时从南梁到城内，常以步代车。他和同学同吃喝，不许多加菜饭。还和同学一样出早操，站在一起参加升降旗仪式，和同学一起唱国歌，从不见有什么例外。他要求同学坚持写日记，他一周检查一次，从中了解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和同学自己的生活思想情绪，便于及时改进学校工作和指导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杜重远曾在《抗战〈三日刊〉》上发表过《三渡天山》的文章，向广大读者介绍了新疆长期受杨、金愚民政策之毒害，文化落后，人才缺乏。自盛世才主政新疆后，怎样刷新政治，使新疆变为桃园胜地，成为英雄用武之地。这篇文章在国内影响不小，关内不少有志之士，读了此文，都想来新疆看看。所以他在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去内地一次，便请来了不少名流学者如茅盾、张仲实、沈志远、史枚、于村、赵丹、萨空了等人来新疆学院任教，为新疆学院的充实、发展、提高，准备好了教师队伍。

著名作家茅盾一到校，就任教育系主任，他主讲《世界文艺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论》、《怎样创作》等课程，张仲实主讲政治经济学，赵丹、王为一主讲戏剧史，于村讲教育学原理等。他们讲的都是全院性课程，这样全校的教学内容，大为充实了。

我们几个喜爱写作的同学，为了学以致用，通过实践，把课

堂学的东西融会贯通起来，成立了校刊《新芒》编辑部。郭鸿志任主编，我为编辑之一。在杜重远院长和茅盾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校刊编辑、出刊工作。

在王寿成当院长时期，为庆祝学校成立一周年，我们曾出了一期校刊。以后还想陆续出刊，由于人事变迁，出版计划未能实现。现在又要出校刊，消息传出，同学们无不欢欣鼓舞。我从三八年秋，辞去了学联工作，埋头认真读书，这次被大家推选为校刊编辑，更是高兴之至。同学们写来的稿件很多，第一期只选登了一部分，其余文章准备陆续发表。我作为一个编辑，因忙于审稿、定稿、校对、印刷等事项，没来得及给校刊撰稿。由于我们工作进度迟缓，和报社印刷机器太忙等原因，第一期《新芒》的出刊，已经推迟到我们毕业。以后《新芒》的情况，由于我距离迪化太远，就不大清楚了。

戏剧活动方面，林教务长在校时，亲自导演了许多戏，演剧在学院已是很负盛名的。赵丹等著名演员来新疆后，又成立了“新疆实验剧团”，编剧、演剧之风更是盛况空前。开始由《新芒》编辑部在茅盾和赵丹老师等参加指导下，编了《建设新新疆》五幕话剧，后经茅盾先生删改为四幕，在迪化市演出。我因事忙，没顾得上看。后来，赵丹等导演的《东北流亡曲》，我有时去看他们排练。一次他们正在排戏，有一段戏词是：

“初一十五庙门开，太鬼小鬼两边排，大鬼手拿生死簿，小鬼手提勾魂牌，一股子旋风吹进个汉奸来……”

为了这一段词，几乎排了一个下午。赵丹用功之深，排练之细微独到，使我感到演戏之不易。无怪乎实验剧团演出的话剧，人人交口称赞了！

歌咏方面，当时学院同学，人人会唱抗日歌曲。学校的歌咏队也进行着艰苦练习。但音乐理论的学习是自于村来院后，才列为专业课进行讲解。他提倡编谱填词学习，但后来这种学习是否实现了，我不清楚。